

»快观察

官而优则“院士”是种病

每届诺贝尔奖,总会撩得中国人春心荡漾。虽然诺贝尔奖确实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痕迹,但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也确实缺少拿得出手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师杰作,恐怕也是事实。前不久,大师钱学森逝世,引发了全社会的集体发声,“钱学森之问”成为缭绕在中国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公众心头的纠结之雾,但是,答案似乎也是似是而非的。不过,最近一个令人高度关切的现象,或许给我们打开一扇思考的窗口。

□快报特约观察员 肖余恨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可能是出于习惯,也可能是过于敏感,媒体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院士实际上是成了“院仕”,这再次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学而优则仕,难道是摆脱不了的中国特色的宿命吗?

其实,这一现象并不突兀,早在2003年,中国工程院“院仕”占院士的比例,就高达60%,2005年则升到了69%,再到今年的85%,可见是稳步增长,官味日隆。为了对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进行精确的量化而避免通常的模糊感知,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得出的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如果顾教授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这个“官味



漫画 俞晓翔

度”肯定会更高。似乎,一方面我们在为学者型官员的比例攀升而欣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我们陷入深思和忧虑:学非官不能也?这么多的院士级官员,当了官之后,还能够在学术之路上有所突破吗?

这些年里,人们看着官本位如何一步步侵入教育、科研、学术领域,从科研立项、成果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到评重点学科、评国家社科基金等等,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哪一样都要插一杠子,今又闻官本位向最高学术荣誉领域挺进毫无顾忌,这无论如何不是国家教育、科技、学术繁荣昌盛的吉兆。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股市上的一个熟词:“赢家通吃”!

理性地说,政府官员如果他们是学术界或理论界的精英,能一如既往地从事科研事业,并在其专业方面遥遥领先,或是该专业的泰斗,便可以当选院士,这没什么不好的。但问题却在于,不少官员级研究人员,并不以学术精进为诉求,而是在掌握行政资源的同时,挂科研的羊头,卖官僚之狗肉。一些人上下其手,用行政资源进行学术资源的交换。抢课题、争经费、巧取豪夺,强占学术资源,身上挂满了学术名头,实际上却是以此作为行政晋级的阶梯,为此,不惜学术造假,弄得学术界乌烟瘴气的,学术行政化之恶臭扑鼻。

其实,也并非学术界如此。既然官本位成为全社会的一大

痼疾,各个领域都是概莫能免。这些年,我们见惯了劳模中的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多于一线生产职工和科技人员,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评上劳模,隐瞒自己的行政身份,以工人身份绕过规则。每年的全国优秀教师中,各级官员的比例也是畸高,这都成为一种见惯不怪的现象了。因而,已经染上铜臭的学术界,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学仕化”趋势之不可逆转,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再则,院士的选拔,也需要动用各种资源,而官员们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所以,官员级院士比例日重,也就顺理成章了。

院士在当下,是有着丰厚利润的称号。国家各种基金项目评审和各种科学成果评奖,以及各高等院校、科研部门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运作中,院士是盛筵之“红萝卜”;不少地方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的活动中,院士是锦上添花之“花”,一些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类机构把院士纳为自己的智囊、顾问;不少媒体也喜欢用院士充门面,在各类公共事务中频发“院士之声”。想想看,对这样的极具红利潜力的称号,官员们如何能够割舍得下?

可以说,在目前的态势下,如果官本位不除,院士变院仕的现象就只能是愈演愈烈。因此,我们除了把眼睛盯住权力通吃的现象,更应该保持高度的敏锐感,把眼睛盯在权力运作上。对这些官员级“院仕”,严格监督,以防其上下其手。

“院仕”普遍化,自然是拜官僚化之所赐。破除这一困局,关键是体制更新。既如此,不如还原“两院院士只是学术荣誉”的本位,不要和待遇挂钩。或许,没有了功利羁绊和利益诱惑,院士的学术清誉才能得以保全。进而,祛除学术官僚化之魅,严格限制学术官僚的寻租空间,或许可以荡涤学术之门的乱象。

不过,在已经越陷越深的学术官僚化之路上,要正本清源,委实不易。夫独“院仕”成风使然,那些抢占社会资源的各类官员,同样要予以限制。与民争利,这样的官员,从道德上来说,就是不称职的,遑论其他呢?

»快点评

实行院士退出机制

“两院新增院士超8成成为现任官员”新闻面世后,引起网友热评,选摘部分网评并点评如下:

网易湖北网友:科技就是生产力,如此选院士,科技还是生产力吗?

网易四川网友:终于知道我们本土的院士怎么没得诺贝尔奖的了,原来都是领导,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

网易广东网友:能获得诺贝尔奖才是硬道理。

网易广东佛山网友:出科研成果的科技人员,排名时算来算去名字可能排到十名之后。

网易上海网友:官员当了院士,还有时间做学问吗?官员平时工作比较忙,他哪里有时间做学问,官员凭学问当上院士,他的学问水平到底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我就知道,专业水平的高低是评审当院士的唯一标准。

网易北京网友:有段时间标准是大专学历,然后改成大学本科学历,然后又又是研究生学历,现在要院士了!

网易黑龙江网友:没办法呀!领导拿来项目,就找你干活,不干还不行,干了也白干!领导是名利双收。

你写的东西要发文章吧,还要经他审,实际就是不让你发,或把他放在前面,或把他放在后面。

网易河南网友:总觉得不是件好事,长远下去可能非常不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

新浪网友:院士还要相当于副部级,什么都要与官级挂上,以后音乐、美术、文学等各种专业人才是否都要挂上相当于什么级?

新浪网友:两院院士最好不要超过二百,有特别突出成就的为终身院士,比例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其余的不要搞终身制,五年或者十年重新评选一次,末位淘汰及补选三分之一。

新浪网友:院士还是保持它的崇高好,宁缺毋滥,像国际国内认可的钱学森、钱三强为祖国做这么大贡献的才可以。

新浪网友:社科院院士的口子真的不能开,现在开了到时把谁拿掉都不是,弄得尾大难掉,里外不是人,所以干脆不让这些人进来。而且搞社科的这些人越想进来我就越怀疑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学问的人应该是非常荣辱不惊的,为什么会这么在乎院士,可见动机本身就不纯。

新浪网友:其实在高校学和仕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当然也不是说没当官的学术就没有好的,但是你不觉得让学术好的人当院长或者什么的更有号召力一点?但是院士的标准还是定高点,这毕竟不是萝卜白菜多多益善的事!

新浪网友:不知高高在上的院士们特别是那些伪院士们看到网民的评论有何感想,是否你们吵你们的,我们还是捞我们的,要是这样中国未来的科学教育就真的无望了。

编辑点评:听了网友七嘴八舌的声音,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公布新院士名单的时候争论谁行谁不行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的院士选拔应该有权威性,也不能“朝令夕改”。但是,从长远看,必须尽快建立起院士的退出机制。

现在,我们只有院士的上升通道,而看不到退出机制。其实,就国内学者的整体情况而言,一定要在非官员的人当中选择院士,近于空谈。我们可以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少选一些院士,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实行院士的评价与淘汰机制,打破终身制,使院士能上也能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院士的整体素质。

»快连线

何祚麻:官本位造成了这一现象

两院新增院士超八成成为现任官员,是17日一条重磅消息,网络热议自是不必说,而公众恐怕最关心的也是作为院士自身的感受,为此,记者昨连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麻先生。

记者:您注意到“两院新增院士超8成成为现任官员”的新闻了吗?您作为院士如何看?

何祚麻:我注意到了。看看资料,有的当选院士是所长,不能简单说是官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官员,而是要看是因为科学贡献选上的,还是因为他是官员才选上的。

记者: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这样议论,而媒体上也在这样说呢?事实上,在当选的院士中确实有不少是官员,也许只是比例的问题,作为一个群体,院士官员还是长驱直入了。

何祚麻:选官员做院士,有这个情况,但有一些人并没有被选上,比如一些所长。为什么会“大部分是官员”的错觉呢,相当一些官员喜欢任命学者去当这个官,喜欢任命院士当较大

的官,问题是这个院士不一定有当官员的才能。有的做学问不错,但做官员不是很好。做官有做官的素质,官要受欢迎,就不能只看上面的,而是要很好地反映百姓意图。只听上面的意图不行,因为上头有的意图是随便说的,而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有的去做官不具备当官员的这个素质,拿着鸡毛当令箭。做官出身的反而没有这个毛病。

“学而优则仕”,确实有这一点情况存在,所以也造成相当多的人对院士产生这样的看法。

记者:有的人在怀疑院士选拔机制有问题,您怎么看?

何祚麻:大体上的选拔标准是很严格的。选拔中有歪风,这是不对的,但是说所有人都这么做也不见得。

就拿工程院来说,从官员中选的就不多,数学物理学部选的院士当中一个官都没有。

记者:但官本位还是存在,是这个意思吗?

何祚麻:官本位存在。现在,提高一个学者的社会地位,不是

靠其他,而是给他送个官,好像这才是最大鼓励。你看现在大小会议,讲话时都是官员排在前面,但大都是空话,实质性的话都是学者讲的,而到了媒体报道时提到论点什么的,提的是官员的讲话。在国外不是这样,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是高于政治家的。

记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这个和您对官本位的认识有接近之处。

何祚麻:在有关院士的一些问题上,顾海兵关于院士的讲话大都是错的。我和他有过争论,举个例子,他说好像美国就没有院士,其实美国是用的词不一样,美国科学院院士有数千人。

记者:从官员中选拔院士,或者让院士当官到底好不好?

何祚麻:也不能因为他是院士就不能当官。我看徐匡迪的上海市长就做得不错。当然,的确不能认为学问做得好,从政

就一定好。

记者:也许该关注一下高校官本位的现实。

何祚麻:学院相当一些人愿意去做官,这个情况也有,因为容易当选院士,学院里容易优先推选官员候选,这不能说没有受到官本位的影响。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何祚麻简介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使之近來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由于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杰出成就,被称为“两栖院士”。